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作者在瑞士获人权奖

(明慧记者杨思源瑞士采访报道) 二零一零年元月十六日, 国际人权协会 (IGFM) 瑞士分部将二零零九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奖励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颁奖活动及前一天的专家讨论会让瑞士各界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部秘书长勒格女士认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可怕, “现在是真正的应该揭露的时候了。” 瑞士国家器官捐赠及移植基金会主席弗朗兹·英墨先生表示, 通过乔高和麦塔斯的报告, 以及法轮功学员刘巍女士的亲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颁奖会上发言

身经历让他意识到“这是人性的灾难”, 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事实。

麦塔斯先生在颁奖会的发言中谈到, 中共并没有减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他和乔高调查工作开始后,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略有所下

降, 但随后又回升了。而同时被判死刑并执行的罪犯却大幅度减少。而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就是死刑犯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死刑犯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乔高先生也在发言中谈到, 通过调查, 他们得出结论, 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起至二零零五年, 有四万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他们表示迫害还没有结束, 他们会继续和各国的政府, 议员联系, 揭露中共的罪行。

瑞士病人协会的代表玛格丽特·凯斯勒认为, 大家都应该关注活摘器官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我们应该让这些人 (法轮功学员) 能够和平地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

德国报纸：一个中国人在多特蒙德的幸福时光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德国鲁尔信息报 (Ruhr Nachrichten) 报道了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 (右图), 标题为“一个中国人在多特蒙德 (Dortmund) 的幸福时光”。

该报纸在平安夜的头版导读栏中的第一篇导读文章中写道: “来自中国的郭居峰全家曾经被分开七千九百八十四公里, 今年, 这个家庭在多特蒙德重聚。这是他们在西方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他们在德国享受着圣诞节美好的同时, 也回忆了他们在中国曾度过的一段艰难岁月。那时, 郭居峰经历了长时间的迫害。”

文中写道: “郭居峰向我们讲述他在圣诞节的喜悦。他住在多特蒙德的一栋居民楼里。在他狭小的起居室里, 我们见到了他笑容满面的妻子海玲, 一个大眼睛的漂亮中国小男孩好奇地看着我们, 他们家还有一棵小圣诞树。”

尽管圣诞树是塑料的, 上面还挂着一个复活节鸡蛋, 但郭家显然在庆祝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圣诞节, 因为他们在一起。这里是多特蒙德, 远离他的家乡。

这位幸福的父亲所讲述的故事



德国《鲁尔信息报》地方版头版

也是与众不同的: ‘我修炼法轮功, 因此成为中共的眼中钉。’ 中共对修炼这个功法的学员进行毫不留情的迫害, 抓捕, 酷刑甚至屠杀。”

文章中接着写道: “‘我自己在一个劳教所里忍受了许多的屈辱和痛苦。’ 三十六岁的郭这样讲着, 眼睛望着他死去的朋友们的照片。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 作为工程师的郭居峰离开了他的家乡, 当时他正在德国一家汽车公司中国子公司就职, 那时他

的儿子方舟还有二十一天就要出生。

郭和他的妻儿就这样分离了。这位父亲独自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里。母亲一人抚养小方舟长大, 这段艰难的岁月是对这个家庭的严峻考验。”

直到二零零九年六月, 郭的妻儿终于得到了德国签证, “当我在机场与他们母子重逢时, 我几乎无法置信。” 郭居峰眼含泪花说道。这一家人终得团聚了。他们来到多特蒙德定居。“我们被允许在这里居住和工作。在这里, 我们是自由的, 感到就象回到了家。”

对于过去的决定, 郭居峰毫不后悔。他点燃了一枝蜡烛, 挽着妻子和儿子, 一起庆祝圣诞节。不过这位有着愉悦和感激、内心充满幸福的父亲也有一丝忧伤, 在这个团聚的日子里, 他又不免又想起那些曾经被迫害去世的法轮功朋友们。”

鲁尔信息日报还简单介绍了法轮功: “法轮功, 也叫法轮大法, 是一种打坐修炼方法, 是来自中国的智慧, 由创始人李洪志在一九九二年传出。法轮功带给人们精神提升和身体健康。他是一个以真善忍为基础的修炼法门。全世界共计有来自不同阶层和年龄的一亿人修炼法轮功。” ◇

找回生意人的尊严

文／挪威 李万银

我是一个生意人，做水产批发，打理生意叫店员帮办，所以有很多闲余时间，因此学会了打麻将，由小到大，日日倾醉于此，生意冷落，再加上赌博输钱，家人多次指责。家庭的破裂，生意败落后，更是闷从心起，日日借酒消愁，妹妹见此又可怜又生气。

妹妹是修炼法轮功的，起初对我谈起，我问她：“修炼能否来钱？”妹妹一笑反问：“赌博、喝酒能否来钱？”我不能作答。一日妹妹对我说：如果每日早上去公园走一走，可能对你的心情好些。第二天妹妹真的六点半来喊我，我情愿地随她去了公园。

这是我有生以来这么早来到这苍绿美丽的公园，妹妹说：“我去炼功，如果你有兴趣就站在这边多看看吧！没有兴趣到处走一走。”我听着那和祥的音乐，看着人们那慈祥的神情和整齐的动作，不由自主从心里感觉到极特殊的一种舒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能量场的作用）。本来我想到其它地方看一会，抽支烟，但掏出来的烟一直没有点燃。直到走出公园，

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拿在手里。

过一个小时，我站着没有离开原地，竟忘了时间，当我看到妹妹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才从兴奋的气氛中返回来。“怎样？有兴趣吗？”我本来是要说没有兴趣，但倔直的性格，让我只点了点头。

我在赌场荡净家资，我知道妹妹早就有让我修炼的打算，但我一直没有重视，说白了也不信。妹妹今天看到我有转变，问我明天可再来？我说“试试看吧！”由此我从炼功开始直到熟读法轮功书籍。

正式修炼后生意重新开始，没有想到是那样的顺。进货时直接向厂家提出，我直接来纯鸡，一点水也不注，虽然表面象是贵一点，但质量好。没想到，第一家大酒店用后，直接订购，就连其它品种的水产也一齐订购。也没想到其它大酒店试用后订单纷纷而来。我跟厂家直接订购足个虾仁，虽然价格贵，但没有水份。提前就跟顾客讲明，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顾客非常乐意接受，就连大商店都慕名而来，真是应接不暇。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挣回了原来输掉的家产。

有一天，妹妹跟我说：“你现在明白修炼吗？”我明白了，修炼不只



挪威法轮功学员在海滨炼功

是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戒掉了赌博，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我知道了为什么活着。

我这时对钱没有太多的执着了，以前不管哪里订货，都是用完后付钱，因为质量不够，总是扣我钱或延期付款。要账成了首要任务，每次要款没有不吵架的。但是现在不用我说，对方直接付现金，我也坦然——没有假，质量好，没有道理不给钱或扣钱。修炼“真善忍”，我找回了做生意人的尊严。◇

今闻网络搜索引擎巨头谷歌（Google）维权，民众献花被中共当局人员斥以“非法”。献花不过是民众一种情感的表达，竟也要上升到“非法”的高度，恐怕这也是代表了中共本性的。

在中共统治下，一切都可以成为“非法”，如响应号召为党提点意见的就成了右派，如“六四”学子的爱国之举被说成暴乱。有意见上访是“非法”，住在蜗居不想搬家也是抗法，今天送一束花也成了“非法”，且不说因言获罪了，想一想，信仰“真善忍”，做好人都可以被说成“非法”，还有什么不能被说成是“非法”呢？

中共靠谎言与暴力起家，所以它不需要有人性、有思想的人，因为他们会认识到它的邪恶。它需要的是一个肉体与思想上的奴隶，只有唯其是听的，即所谓和它保持高度一致的，才能合其心意，为此，即使是明抢暗偷，欺压百姓，甚至杀人放火，也就

当献花成为“非法”



1月12日，谷歌通过官方博客宣布，由于在中国的服务器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帐户遭到长期的网络攻击，并对中共要求过滤搜索引擎的不满，谷歌决定可能全面退出中国市场。民众在谷歌北京公司门前献花支持。

都是合其法的了。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何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它为什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了。

中共的这个所谓非法，并不是定

义在法律条款中的法，它是无法可依的；它常常是仅凭中共（或其党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行之有效了。在中国，宪法都只是中共控制人的一个工具，又何谈其它。中共靠暴力与谎言起家，它既不是顺天意，又不是合民愿，中共才是最大的非法组织。

它自己也深知其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所以实行党禁、报禁、言禁；独裁操控司法，封锁新闻舆论，对民众强制洗脑，以便任它摆布。

如今，民众给谷歌献花又被中共说成“非法”，看来“非法”二字已经成为中共的口头禅了。然而越来越多的“非法”只能说明：更多的正义与良知正在被唤醒。

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良知，有人格。《九评共产党》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已有 6700 多万人声明退出其党团组织，重新找回了独立的人格，更为自己的未来作出了光明的选择。（文／一竹）◇

鹤岗市郝淑贤老人被迫害纪实

郝淑贤，女，64 岁，2009 年 12 月含冤去世。2002 年 4 月 22 日，黑龙江省鹤岗市老人郝淑贤被工农分局绑架到第二看守所。这期间文化路派出所所长张成青、片警夏维锋等人给老人实施了残忍的酷刑。之后，郝淑贤被非法判刑三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备受虐待。

在鹤岗市第二看守所，恶警把郝淑贤锁拷在铁椅子上，手反扭到后面，在后面用力往上扭，扭到肩头痛不欲生。他们开始给老人上酷刑，用绳勒，绑老人双手，然后两名恶警各抓住绳子两头，象拔河一样勒住老人双手，胳膊向两侧用力猛拉。这种酷刑十分惨烈，两名身强力壮恶警折磨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老人疼的撕心裂肺。张成青还连踢带打，毒打老人一个多小时。恶警死死的向两侧拉绳子，老人疼的胳膊直哆嗦，他们又解开绳子抻，共上三次绳。郝淑贤受到惨重的残害，一个多月不能抬胳膊，不能洗脸，不能穿衣服，上厕所不能自理，胳膊像残废一样抬不起来。

郝淑贤被绑架后，工农区检察院、工农区法院不公正执法，还助纣为孽，非法判郝淑贤 3 年，使她在哈尔滨女子监狱饱受非人折磨虐待。

2003 年非典之后，郝淑贤被劫持到哈女监，在那里她身心受摧残，人格受辱，还被道德败坏、品行低下的犯人包夹、辱骂。在集训队被迫害 3

个月后，她被分到原五监区。

2003 年底原五监区监区长吴艳杰等人把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拉到刺骨的寒风中体罚，冻到夜里 10 点多钟，衣袖被恶人挽起，背上被恶人缝上大红的犯字。连续冻四五天，有的人手都冻肿了。中午一人一个馒头。天寒地冻，一会儿馒头就冻凉，冻硬，受此折磨，没有一人能咽下这样的午饭。这期间狱长还领一名恶警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电棍闪出火花，触到每个人身上。

即使是犯人法律也有明文规定，不许殴打，体罚，虐待，或指使他人殴打，体罚，虐待；对老弱病残，特别是女人，禁止使用刑具；对使用手铐等刑具，法律都有明确规定，更不允许实施酷刑。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道德高尚，没有任何罪过。那么到底是谁在违法犯罪呢？是施暴的警察，是他们在执法犯法，是他们在残害无辜百姓同时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在此之前，郝淑贤就多次遭迫害。1999 年初春的一天，郝淑贤等学员伴随着祥和的音乐正在炼功。突然市里、区里来了许人，还有警察的，一辆拉水的汽车停在眼前，有个人站在汽车上，用碗口粗的高压水管子迎头猛喷法轮功学员。当时春寒未尽，法轮功学员的头上、身上衣服都湿了。但她们默默坚持着，忍受着，水足足喷了一个小时。

2000 年正月初八，郝淑贤进京上访，没到天安门就被北京公安绑架，有五六人被非法关押在一起。从北京回鹤岗途中，郝淑贤被非法戴手铐。被劫持到鹤岗工农公安分局后，工农分局政保科科长上去就打老人 4 个耳光子。这次被绑架，郝淑贤在鹤岗拘留所、第二看守所、矿物局拘留所先后被迫害并非法关押 8 个月。

2000 年，在矿物局拘留所法轮功学员受尽凌辱。原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第二看守所所长张春青（现已遭恶报死亡）安排 4 名男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张发话什么时候把法轮功学员打不炼了、打服了，就给你们减刑。这 4 名恶人天天打男学员，逼他们在地上爬，不爬就暴打。这些本质恶劣的恶人殴打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

2001 年，文化路派出所片警夏维锋非法强行入室，在郝淑贤家抢走一本《转法轮》。夏又打电话，引来工农分局一帮恶警非法抄家，并非法关押郝淑贤 15 天。

2005 年 4 月 20 日郝淑贤从哈女监回到家中，经常受到辖区恶警的骚扰，老人去世前几个月去辖区的文化路派出所索要身份证办理退休，派出所丧尽天良的恶警百般阻挠，最终也没有给身份证。



四川攀枝花法院威胁律师 剥夺辩护权

（明慧通讯员四川报道）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四川省攀枝花中级法院在米易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龚顺会进行所谓二审，北京律师李静林、李苏滨为龚顺会做无罪辩护。法庭在开庭前突然无理剥夺李苏斌律师的辩护权利，并公开威胁另一位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你再说，公安和国安在外面等着你。”

当日法院安排好他们自己的人作为旁听者，辩方的主要证人、当事人的家属都被禁止入场。审判长是姚孝胜，审判员是王成、秦勇，公诉人是米易检察院的代理检察官朱正富。

法官无理剥夺律师李苏滨出庭辩护权，法轮功学员龚顺会表示，自己有请两个律师辩护的权利。法官马上制止，不准龚顺会说话。法官对律师李苏滨说：在法院你就要听法官的。律师说：不管是公民还是律师、法官，都要听法律的。法官秦勇声称“你们不听法官的安排，那你们就是强行辩护，我们马上就走，不开庭”，说完秦勇就离开了法庭。

李静林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李律师指出，米易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大队长杨梓华、副大队长李雪松、警察周林侵入龚顺会住宅检查

是违法行为；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根本不存在；法轮功信仰者崇尚真善忍、宣扬法轮功，属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自然延伸，符合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无论国家机关、还是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无权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禁止其存在，也难以禁止其存在。李静林律师申明“宪法至上，信仰法轮功无罪”时，遭到法官威胁，法官并说：“你再说，公安和国安在外面等着你。”

律师指出：中国司法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关人员执法犯法。公诉人是代理检察官，本身就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法官应当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尊严。◇



这边风景独好

有人说人生处处是风景，那我前半生的“风景”都是灰暗的——从小到在病痛苦海中沉浮。

我曾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胆囊炎、肾盂肾炎、贫血、偏头痛、术后肠粘连及风湿性关节炎等。因经常不能走路，所以只上过小学四年级。跑遍青岛所有的医院，也去过外地几家大医院医治，中药、西药，手术、偏方，虽花钱无数但收效甚微。

我们都知道耶稣为了世人得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判耶稣死刑的人是谁，他最后又得到什么样的报应呢？

判耶稣死刑的人是本丢·彼拉多，他于公元 26 至 36 年间担任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当时耶稣的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犹太教祭司和长老们的嫉妒与怨恨，商议着一定要杀害耶稣。他们收买了叛徒犹大，将耶稣捆绑到大祭司那里，由祭司、长老和文士们捏造了伪证，并对耶稣进行了审判和殴打。

在罗马人统治下，犹太教最高评议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力，所以便把耶稣交给了彼拉多审判，他们诬告耶稣煽动民众叛国，反对向罗马皇帝缴税，希望彼拉多能判处耶稣死刑。

彼拉多是知道耶稣之名的，他的独子彼罗一条腿瘫痪且枯干，又染上怪病卧床不起，所有的医生都没办法，后来却被耶稣用神力治好了。

彼拉多对耶稣进行了第一次审问，很快就明白了耶稣是无辜的。但是彼拉多希望犹太人不要给他捅漏子，任期满后他好接着升官，他想了一个非常圆滑的办法：把耶稣交给罗马帝

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四年两次病危，我把后事都做了详细的安排。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妹妹带着我刚几岁的女儿到医院看我，我吃力地睁开眼睛，话都说不出来！懂事的女儿在我面前从来不哭，用小手摸着我的脸说：“妈妈你快好起来吧，病好了咱就回家。”可刚走出病房她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问她小姨说：“我妈妈是不是快要死了？”看到这一幕，同病房的病友和家属都跟着哭成了泪人，他们说：“看你女儿多懂事，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九四年春，我全身浮肿，卧床一个多月，感觉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觉得人生旅程彻底走到了尽头，当我昏死时，我感到四周一片漆黑，我就拼命往回爬，只想着回家照看孩子，就这样又一次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去诊所打吊针，路过我家楼下花园，看到有人在炼法轮功，走到他们身边感到身体很舒服。我就和炼功的大姨说我也想炼。大姨很热情地说，你真有缘！第二天

听着听着讲法录音，我就睡着了，但是神奇的是师父的讲法我都听到心里去了。回家后我就开始咳嗽吐血，鼻子也出血，全身的骨头肌肉酸痛。大姨来看望，我说：“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二十多年的病了，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炼功人”。

我每天学大法书、炼功，渐渐扔掉了伴随我二十多年的药箱子。脸色红润了，口唇也不黑紫了，走路也不憋气，不尿蛋白尿了，变形的关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还能做家务了。半年后我来到医院，给我治病多年的主治大夫很震惊，说：“这法轮功可太神奇了，说实话，你身上病太多了，现在的医疗手段真是无法给你治好，你就好好炼法轮功吧！”

我庆幸遇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感谢师父为我抹去人生的灰暗！如今我的身是健康的，我的心是舒展的，我的周围是祥和的。愿朋友们都能找到美丽的风景，拥有健康光明的人生。（文／王珊）◇

判耶稣死刑的人 后来怎么了？



彼拉多在清洗他的手

国分封的犹太王希律。

希律不想得罪犹太教势力，于是下令把耶稣送回彼拉多那里。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彼拉多：今晚将该犯迅速处理，因为我明天将去罗马，在皇帝面前为你说好话。同时派人暗示一定要处死耶稣，否则他就会在皇帝面前控告彼拉多。彼拉多不得不再审耶稣，民众一直极力叫嚷：“钉死他！”彼拉多依然想释放耶稣，第三次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实在找不出犯罪的证据。”民众越发大声叫嚣，要彼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彼拉多考虑到不想弄出乱子，影响他升官，再加上他那懦弱的

性格，就拿水在民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民众都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就命令鞭打耶稣并钉上十字架。

但是彼拉多并没有因为说“罪不在我”就无罪了。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他那曾被耶稣治好绝症的独子彼罗，就仆倒在地，当即死了，彼拉多不久就发烧病倒了，昏迷很久不省人事。然而这只是报应的开始。

不久，希律王在罗马皇帝面前排斥彼拉多而推荐自己的亲信，彼拉多被人做假证陷害，被判流放高卢，名誉扫地，众叛亲离。罗马皇帝不久又下令赐死他。彼拉多在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与疯狂中自杀身亡。他的尸体被捆绑巨石丢入河里，却沉不下去，在河面上漂浮，让鱼群吞噬。

所有参与杀害耶稣的人都遭到可怕的报应：叛徒犹大上吊自杀；犹太祭司和长老们连同被煽动的民众们以及他们的子孙，还有希律的子孙们后来都遭到罗马大军的屠杀和俘掠，犹太教圣殿也被彻底摧毁。◇